



◎ 从维熙

著名小说家。河北玉田县。1979年后以《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十七部作品,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著有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走向混沌》、《裸雪》、《酒魂西行》。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塞尔维亚文。



文瀚阁
创作丛书
第一辑

从维熙 著

祭

红

中国华侨
出版社



文海阁创作丛书

祭 红

● 从维熙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祭红/从维熙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文瀚阁创作丛书/唐达成, 金宏达主编)

ISBN 7-80120-087-X

I. 祭… II. 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3838 号

●文瀚阁创作丛书

祭 红

著 者/从维熙

责任编辑/邵勉力

封面设计/李呈修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孙岳奇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6×1168 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58 千

版 次/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 100028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 7-80120-087-X/I·15 定价: 14.60 元

《文瀚阁创作丛书》

出版者言

金宏达

文瀚阁，非实有其阁也，直白地说吧，文瀚阁，是个空中楼阁，是在一个寸土千金、华厦林立的现代都市中，首先浮现在想像中，继而，文化人愿以笔墨和纸张构筑的一个楼阁。

往昔乾隆皇帝组织纂修《四库全书》，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七阁，规略宏大，可谓猗兮盛哉！此丛书题名“文瀚阁”，也并非意在追蹶遗迹，僭补一阁，其实只是寄托一个愿望，一种向往。

在我们看来，出版社与古之藏书阁今之图书馆，其实都共负着一种使命，即进行文化积累。对于当今文化的生产，有人持悲观的论调，有人抱乐观的态度。有的作家下海经商了，然而确切的，不是全部，也不是多数。小说似乎好卖了，地位提高了，然而不幸地，也孪生出它的兄弟，就是滥造。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个太伟大的抱负和口号，而同样内心怀有热望的我们，或许只能竭

绵薄之力，修建如此一个“文瀚阁”，以搬运瓦石，悬架梁檩的喊号声，聊助声势。

举凡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种优秀著作，都希望陆续“入阁”。鲁迅先生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本阁既是“空中楼阁”，当然期待有正行空的大精神、大艺术的天马，与我们相遇。

总 序

唐达成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大变革与大发展的时代，给文学带来了生气与机遇。

这些年来，文学创作相当繁荣，不管有多少人说长道短，也不管在社会生活中，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有多少起落浮沉，但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势头。随便举个例子，九四年仅长篇小说就达五百余部，数字也许还并不精确，但这势头可以说是空前的罢。

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与提高，文学创作还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从出版数量的增长和作者队伍的扩大，都已证明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令人欣慰的。

从文学的诞生、沿革、演变的历史看，人们对之有兴趣，有热情，有爱好，是因为文学曾带给他们精神上的享受，审美上的愉快，思想上的启迪，人生体验上的感悟。试想人们在生活种种复杂错综的际遇下，在悲喜哀乐的漩涡中，还能“偷得半

日闲”，静下心来，从容地读读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其中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魅力，怎能设想呢？可以说，人类几乎从一开始就有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的要求与冲动；而作为生命的个体，人又实际被限定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生活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这种限制与追求突破有限，向往无限的激情，就成为作家的创造与探索和读者欣赏与品味的根基。人不仅有好奇心，渴望从广漠的世界中得到人生的智慧、人生的理解与人生的体验，也希望从作家所叙述的外在与内在故事中，寻求某种认同、某种理解、某种抚慰、某种刺激，使自己得到滋养、得到超脱、得到援手、得到升华，从而使自己得以走出生存的种种窘迫困境，在漫漫的人生长途中，找到自己生命价值的取向与漂泊灵魂的归宿。虽然在作者笔下所呈展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这毕竟又是作家的主观体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后，饱含着作家自己大领悟、大感受、大智慧的产物。世间的百态万象，情感的波澜起伏，人情的冷暖炎凉，尘海的浮沉荣辱，在作家笔下，都会以百姿千态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人文精神的载体。所以清人姚鼐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有的作家从自己艰辛的实践中，认定创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天国的一种行当”。曹雪芹也无限感慨地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因此王蒙评点《红楼梦》为：“是恋歌也是悲歌，是炫耀也是忏悔。”这都是文学家语言，但此中酸甜苦辣的况味难道不能体会么？哪一部有份量、有力度的作品不是饱含着作者历经磨难、参透人生，在爱爱仇仇的冲击与体验中写就的呢？地狱的熬炼成就了精神的花朵，这或许就是作家的命运。

在摆脱了定于一尊的框架与禁锢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活跃，出现了真正争奇斗妍、领异标新的局面。诚然，对于作家

而言，“才有庸隳，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刘勰语），这决定于作者自身的才情禀赋与学养思致。有的作家才气发扬，以丰神情韵见长，有的作家思虑深沉，以筋骨思理见胜，有的作家体察入微，以刻析心理敏锐见彩，各有擅长，亦各有所短，不能一概而论。但文章体制，与时因革，在创新的世纪，开放的时代，却不能不大大开拓了作家的视野，所谓“时也既殊，物象既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见姚华：《曲海一勺》）。这些年的文学创作领域，不同的艺术风格与不同的审美把握，呈现出多元多采的丰盈面貌，是很明显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学风格分成八类：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而现代文艺学对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的小说的区别分类，则又大体上称之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中国的古典小说有人又分为章回体、演义体、笔记体、传奇体，现实主义有人分为批判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体验现实主义等等。其实，如此这般的分类，只能是大体的、笼统的、理论上的。在作家“悄然凝虑，思接千载”的想象世界中，考虑更多的并不全然是形式本身，却是对于自己所把握的审美对象的奥秘的窥探、切入、破译和解读。十八般武艺，不分轩輊，融汇贯通，只要有助于揭示和倾吐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便都注入文学的肌肤中，而形成文学创作天地的巍然。我们编辑的这套《文瀚阁创作丛书》，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征博采，兼蓄并取，无论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类文体，只要出于切身的感悟，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探求，出于对人自身命运及其处境的关怀，出于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开发与垦拓，我们就愿把它作为精神长河中的智慧花朵而加以采撷。

不久前，美国教授亨廷顿断言“文化将是截阻分隔人类和

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这武断的立论，恰恰提示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文化在人类相互交流与沟通中的重要作用。还是英国学者雅可布·布洛诺夫说的好：“人是非凡的，并不因为他从事科学，也不因他从事艺术，而是因为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惊人可塑性的表现。”因此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并非无由的臆想，更无需叹息悲观。重要的却是在文明进程中坚韧不拔的努力，得以使我们走入充满理性、充满智慧、充满激情的世界，并使人类的精神追求不断上升，人性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强大，我们的努力就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足以使我们感到一丝小小的慰藉，一点小小的满足了。

目 录

空 巢

——一个人与一只鸟的游戏…………… (1)

野浮萍

——流泪的“黑蝴蝶”…………… (48)

断肠草…………… (106)

狗 事…………… (267)

祭 红

——世纪末故事…………… (320)

空 巢

——一个人和一只鸟的游戏

3.1416 的圆周概算率，是几何学中的数字，还是人生命运的“易经”？

——笔者偶想

—

有人叩门。我看看表，已经是冬夜十一点多了。

“是我。伯伯，我是倪翔的女儿倪红。”她自报姓名，音声十分柔和，“这么晚来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可是我妈妈说，非请您下楼一趟不可。”

“什么事？又不是天狗吃了太阳，不是还有明天吗！”我嘴里虽然这么说，手却去摘鼻梁上的花镜。倪红的爸爸去了大兴

安岭，三室一厅的空旷楼房里没了男性公民，只剩下母女俩，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跟倪红下楼了。

“是你母亲病了？”此时电梯已停，在一步一步下楼梯时，我询问搀扶我下楼的倪红。

“不是。”倪红摇着头，把长长的披肩发甩到我的腮上。她拢回去飘逸着香水气息的头发，笑了笑对我说，“要是妈妈病了，我不会来惊动您的，您又不是医生。家里遇到了一件非您去才能解疑的事儿，因而只能夜奔‘卧龙岗’，请伯伯您当诸葛先生了。”

时潮的女孩，都沾染上了舞台上相声演员的癖嗜，喜欢调侃幽默，倪红亦不例外，她在一家外国商社驻京办事处当翻译秘书，职业需要她有十分伶俐的口才。因而，已然下完了一层楼梯了，她还没有阐明来找我的用意，就像相声演员在台上“吊关子”一样，“吊”得我急迫想知道谜底。

“其实，我爸爸如果不是去饮冰卧雪，去考察什么雪国鸟类，也用不着夜顾茅庐来请伯伯了。”倪红略略流露出一丝抱怨的口吻，像夜莺一样在我耳畔婉啾啼鸣说，“伯伯，说句您不一定爱听的话，您们这一代人，活得太苦太累。在兴凯湖劳改农场改造了多少年了，还往那深山老林、大草甸子里钻个什么劲儿！”

我本不想纠正她的视觉偏斜，但还是忍不住搭讪了几句：“你爸爸是研究动物学中的飞禽家族的，在兴凯湖改造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止过采集鸟类标本。记得，有一次为这事你爸还挨过一次批斗。劳改队长质问你爸爸说：你名字里有个‘翔’字，又天天神不守舍地看林子里的各种鸟儿，你是不是想飞过兴凯湖，去投靠湖对岸的苏修（当时是中苏大论战的六十年代初期）？告诉你，鸟儿飞得再快，也赶不上子弹的速度。倪红，你这当女儿的，可不能亵渎你爸爸毕生的追求。”

倪红笑了——笑得很响：“伯伯，您不觉得我爸爸太近乎于腐儒的形象了吗？！俄国的契诃夫写过一篇《套里的人》，我爸相貌上虽然并不卑琐，可内心挺像那篇小说的主人公的。”说罢，她笑得更响了。那笑声如同洒过春野的一阵风铃，震得我心律加快，在楼内发出鸽哨般沙沙回声。

我不再说话了。这不是我不想说话，也不是无话以答。此刻已是严冬午夜，楼内住户都已入寝；我如果再表示一点对这个疯丫头的异议，无异于挑起一场“海湾战争”。我不想做萨达姆，更不想遭受“倪红牌”导弹袭击，便索性沉默下来，以求息事宁人、以静克动的效果。

这实在怨我对当代“弄潮儿”的无知。孰能料到倪红的感情辐射，是以她的圆心为半径的，她丝毫不受我偃旗息鼓的制约，继续对我的话进行反弹。那架势若同“车”“马”威逼到“紫禁城”，非叫我这盘死棋认输不可似的。她说：“伯伯，我爸追踪天上飞的鸟儿，已经多半生了。他这么卖命，国家赏给他多少‘大洋’？还比不上我的小姆指的指甲盖呢！人生只有一次，又不能投生转世再活一回，何必甘当去西天取什么真经的苦行僧呢？！”

多亏此时我们已经下到了三层楼，楼道的灯光下站着倪红的妈妈。她穿着一件厚厚的紫红色毛衣，连连向我道歉说：“这丫头就是疯，笑得整个大楼像闹地震，也不看看是啥钟点了，真是越长越没人形。”

“大嫂，我我有什么急事？”

“来，到屋里说。”

待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定，倪翔书橱里的自鸣钟，正好叮叮咚咚地敲响十二点整。这个钟点，既是时针秒针奔波一天的结束，又是时针秒针重新运动的开始。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

钟盘的圆弧，仿佛预感到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似的，忐忑不安地靠在沙发软背上，等待着倪红妈妈吴锦的召示。

“你听——”吴锦神情显得十分紧张。

“这是街邻的婴儿在哭。”我笑了笑，神情马上松弛下来，“就为这事找我？”

“伯伯，这不是婴儿哭声，是——”

我斩钉截铁地打断倪红的话，并站起身子来准备打道回府：“婴儿在半夜饿了，这是寻找母亲乳头的低泣声。吴锦，你当过母亲，怎么会分辨不出这种声音，还大惊小怪地到楼上去搬兵呢！”

“你听我妈妈对您说么！”倪红娇嗔地把我摁回到沙发上，并为我端上一杯滚烫的咖啡，“伯伯，这是一只鸟儿在啼叫。”

“什么鸟儿？”我被母女俩给弄糊涂了，“这喧嚣的北京城，哪有什么鸟儿夜啼。”

“怪就怪在这儿。”吴锦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开始对我讲述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因为午后阳光充足，退休在家的她便打开阳台的窗子，目的是换换室内的空气。不曾想到，一只小鸟像雪团般地飘进了窗子。如果是麻雀之类的玩艺，吴锦就会轰它出去；她万万料想不到的是，飞进阳台玻璃窗户的小鸟，浑身洁白如雪，可爱得像是“白雪公主”下凡。吴锦见这只鸟儿十分美丽，便及时关闭了阳台窗子。那只“白雪公主”扑棱了一阵翅膀，撞得玻璃窗砰砰作响，当它折腾得精疲力尽、无力再想突围时，她便轻而易举地捉住了它。老倪阳台上除了珍奇的鸟类标本就是鸟笼及鸟食碗之类的杂物，吴锦便把它装进鸟笼，然后仿照老倪喂鸟的方法，在一个碗里用蛋黄拌上小米，另只小碗里倒上清水，让它有吃有喝。这只鸟儿最初不吃不饮，以抗议将其关进鸟笼，到傍晚倪红下班回家时，惊异地发现这只

鸟儿把鸟食和清水都吞下了肚子。母女俩围着鸟笼看看去，都叫不出这鸟儿的名字来，倪红当即翻看她爸的鸟类词典，词典的条目中没有这种鸟儿的注释不说，黑天之后这鸟儿便发出像婴儿啼哭般的啼叫。这声音凄厉幽长，叫得母女俩心神不安，便到楼上去搬我下楼来了。道理很简单，我在东北深山老林与倪翔一起劳改过，常常与鸟类为伍。当会辨认出这只怪异的鸟儿的姓名来的。不然，这母女俩会被这鸟儿的夜啼，搅得神魂不安而彻夜难眠。

有点神秘——繁华的京都飞来这样一只“白衣天使”；有点刺激——美丽的鸟儿却没有美丽的歌喉。我快步走上阳台，拉开照明灯光，围着这只鸟笼转了起来。第一个直感告诉我，这鸟儿是上当受骗而误入倪家阳台的，因为阳台上摆设着百灵、画眉以及铜嘴、野鸡一类的模型标本，它认为这儿有鸟类家庭存在，便自投罗网来了；第二个直感是使我惊愕，这只鸟儿不仅羽翅白得像雪，而且体躯小得如同一片柳叶。尤其惹眼的是，这只“白衣白裙”的小鸟，嘴壳和爪尖都呈樱桃红色，打个不成体统的比方，它简直就像一个身着时潮雪装、涂着红嘴唇和红指甲的娇娇小姐。

“怎么样，没骗您吧？”倪红露出几分得意的神色。

“太漂亮了。”我由衷地赞美着这只鸟儿，“这是一只神鸟光临你家门庭了。”

“我看过一本阿拉伯人的风俗书，鸟儿飞入家宅并不是一件吉利的事儿。”吴锦脸上没有女儿的得意神色，絮絮叨叨地说，“加上它夜啼像婴儿嚶嚶而泣，我的心挺不安的。”

倪红立刻纠正她妈妈说：“那是迷信，您当了大半辈子教师，怎么到崇信起巫术来了。”

“老叶，我只想知道这鸟儿的家族。”吴锦两眼直视着我，

“你在东北深山老林里或许见过这种鸟儿？”

“没见过。”我摇摇头。

“要是她爸在家就好了。”吴锦挺失望的，“你看，为了只鸟儿，三更半夜把你拉下楼来。小红，送你叶伯伯上楼吧，已经搅了他的子午觉了。”

我谢绝了倪红的搀扶。又向她们母女俩提议说：“南边水碓子有个鸟市，那儿有许多养鸟行家，你们不妨去让行家们辨认一下。”

二

本来，这段日子我正在写着一部有关狗事的小说，满脑子奔跑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狗。倪家这只“白雪公主”的突然闯进，使地上跑的和天上飞的便搅合在一起，使我失去了对狗们特殊的关注。

特别使我不安的，是这只鸟儿的夜啼时断时续，那凄厉的哀鸣，居然能从三楼飞上六楼并穿过我居室的玻璃窗，飞进我的耳鼓。最初，我猜想这只鸟儿是眷恋故园故巢，而发出的啼泣之声；继而，我推翻了这种猜测，鸟儿的哀鸣没有穿墙破壁的响亮喉咙，分明这是一种专门夜啼的鸟儿，像更夫一样在夜里报时打更。

我从床上爬起来，围着棉被屏气细听，忽然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声音来得十分悠远，远得如同在原始世纪的混沌之初：

“你听，这是什么鸟儿在叫？”

“你这鸟疯子，怎么询问开我了。”

“一个时辰一哭，挺准时的。”他说。

“你又没把手表带进劳改农场！”

“我心里有个格林威治的标准钟。”

这是我已睡醒了一觉之后，倪翔与我的对话。第二次又被他从梦中拨拉醒时，他说：“这鸟儿在林子里哭得挺惨人的，你听——”

我说：“明天我要请求队长给我调整个铺位了，从大通铺的这头搬到那头去，躲开你这神经病。”

“手电筒呢？”他的手伸向我的枕下。

我像抓住贼一样，紧紧攥住他细弱的手腕：“别动，明天还要去扛大铁钎子去打冻方呢！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合上眼，把耳朵用棉被堵上，就听不见勾你魂儿的鸟儿夜啼了。”说罢，我强把倪翔的头，塞进了被窝里，然后翻过身子，把脊背甩给了他。

我想这足以抑制他的行动了。但是第二天早晨，他的铺位“风去楼空”，我摸摸手电筒，也从枕头下面消失了。直到集合站队出工，还不见倪翔归来，劳改队当即命令，把开冻方的活儿停下，全队一百多号成员去抓逃犯。尽管我一再为倪翔解释，他是被一种奇怪的鸟儿啼叫声给勾走了，但阶级斗争对这一现实根本不予承认。将近中午时分，搜索深山老林的成员终于把冻僵在荆棵林子里的倪翔铐了回来。尽管还阳过来的倪翔跟我的“口供”一致，但因他手里攥着我的那只手电筒，因而并没因为他的归来，而对我进行宽大，我以协同、支持他逃跑之罪名，与他被分别送到两间相邻反省室——我俩成了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

兴凯湖的反省号，优越于内地劳改单位一点的是，因其地处荒原，反省号的房子便也因陋就简。它虽然体积空间仍然使你伸不开腿脚，让你像狗一样在号内蜷缩着身子，但墙壁皆是用草辫子抹泥巴搭就而成，一没有砖石的冰冷，二有通风透气